# 四書輯釋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　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　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　通攷

##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通攷】熊禾曰內六章言古之聖賢八章記孔子之言七章記曾子之言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上聲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扶又反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或問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辭為禮辭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附】陳祥道曰禮書所謂禮讓曰禮讓再讓曰固讓三讓曰終讓或問亦嘗引之則此固遜字當以為然遜則非本文作終讓以天下遜於事理為通蓋王季及文王至武王而終有天下○以語按劉氏云所謂三以天下讓者言自竄荊吳以讓季歷也

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

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季歷

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

[illegible]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illegible]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

[illegible]

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

至德怨而可識隱[illegible][illegible]德[illegible]門太伯採藥荊蠻而人心歸為

之遂以遂之行大隱故之遂斷成吳因使其襲周邦之盛而為

後人知其遂國耳而豈知其遂天之曰以天下遂也自大伯之

遂天下哉故曰民無得而稱焉

遂其心則悉濟知焉之心而事之難處上有甚焉者若諫夷

子不信便人太伯不從大王翦商邦是一家內此與諫武王

不問所以[illegible]之難處○吳齊處君臣倘道不合則去太伯處

父子之間不可毀形體[illegible]得不分不明且去其[illegible]語錄謂

書謂大王有[illegible]太伯採藥不得返不是時者此不說遂因太伯之

[illegible]疾[illegible]武之[illegible]事使[illegible]雖有利害焉伯不從大王事太伯自是之

之[illegible]說[illegible]家內[illegible]仍武王甚不利其所以[illegible]說遂大王翦商是

[illegible]以非[illegible]國事集[illegible]兵[illegible]說[illegible]之[illegible]太

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illegible]是反[illegible]矣[illegible]宜夫子之歎

之[illegible]王之昭也泰伯[illegible]以不可[illegible]其[illegible]王之[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斷[illegible]身[illegible]者蓋[illegible]不以[illegible]則[illegible]大[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安其

之[illegible]斷[illegible]文[illegible]蓋不[illegible]以不[illegible]非[illegible]天下之泰伯公[illegible]而不[illegible]

上以未定[illegible]無以[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為[illegible]大[illegible]泰[illegible]不

為之以[illegible]王之志天[illegible]能之[illegible]非名[illegible]日[illegible]而[illegible]得而

以身繼[illegible]王之[illegible]遂[illegible]之心[illegible]伯之[illegible]雲[illegible]慕[illegible]不公後失其

[illegible]所[illegible]得[illegible]事之[illegible]必之[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去

正所以為泰伯[illegible]其[illegible]事之[illegible]裁[illegible]稱[illegible]用權權[illegible]然後得其

發[illegible]而[illegible]失[illegible]止也[illegible]是以[illegible]日[illegible]泰伯[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志

泰伯[illegible]君[illegible]之[illegible]正[illegible]見[illegible]商[illegible]政[illegible]日[illegible]衰[illegible]二[illegible]者[illegible]行[illegible]之

之所以[illegible]人[illegible]未[illegible]嘗[illegible]一[illegible]日[illegible]忘[illegible]心[illegible]即[illegible]齊[illegible]知[illegible]焉[illegible]之[illegible]以

天地之常經也大王之心邪試王孟津之心古今之過義也
於一者中須尾得道並行而不柜倖乃請○論語两於至變
一爲文王發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爲泰伯而發則是對大
王竅蔚而言右論其志伯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近如又
高於文王甚論其事則衆伯王季文王武王皆如聖人之不
得已而秦伯爲餘全其心表襄與威也○或問其爲至德同
也曰誌之爲德美矣至於三則其論誠矣以天下謨則其議
大矣亦又隱與其逆便民無得而称焉饑其諸非有爲名之
累矣此其德所以至極而不可加也曰大王有亡少之意非
礼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全於父既不世勝翟妻詩旨
非賢者之葬不合於中將之德矣曰大王之欲立賢子聖孫
爲其道足以濟天下非有發憎利效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
不爲偷王季受之不爲貪不赴毀爲不爲不孝蓋如君臣父
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所以爲至德以○陳哉曰太伯謙国
人得見扶逆其謗天下人奠加且心所以鬼人表而出之盡
其如父子兄弟之安而欲全天性之恩怨商周興亡之際而
欲全君臣之義其事賴夷斉而又泯其近也○歧氏曰太伯
訛以成父之志所以上順夫命於幾誠而下爲地旧聞逐氏
水人之地非特遜国而矣以天下遜也死帥曰太伯既不從
大王蒴商之志肯不作与作弟逆之則大王無也傳之學聖
不得送其志矣爭自太伯与作纏俱逆送傳季楚以及武王
而有天下是周有天下因於太伯之逆人但況太伯之逆而
不知其矣以天下讓其謬隱徵姬逆可見更陟三山事幾浸
臧人安得而特之以待夫子推原周得夫下之由發其諸德
之出光而後金履祥曰按傳但林太伯不從其父而遜
人始知之故通玫国適只是以不嗣周耳初不言所以不從

者何事也史記本紀吳世家皆不言翦商之意○吳師道曰

詩閟宮太王實始翦商傳王迹始者有翦商之漸論語大伯

集註商道衰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按太王迂或在小

乙之出而文王生於征甲之時太伯之讓正當商令王有道

之山未奔貶也左傳所載宮之奇之言但云太伯不從而不

言所以不從尚河事爭傳說如此而集註之文當集傳○善

故王文德謂出□用古註修入未又因也歷嘗以緒考之大

雅皇矣之三□□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繼此王季周心

則友則友其足□篤其變載湯之光受祿與袞奄有因方讀

此諸指則知太伯王季兄弟讖德之光玩味大子以天下讓

之言又當故諸此可也然序頌稱翦商文公謂大王有旨從

居枝陽四方之氏成歸往之於是可主迦為者當有翦商之

衙以是推之則語錄雅出於門人所

註思不足以註集註也讀為詳之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葸絲里反絞古卯反

葸畏懼貌絞急切也語錄絞如繩兩頭絞得緊則無節[illegible]文故有

四者之弊輔氏曰恭為德也則勇而慈也四者之弊縱然禮以為之節文則過而為四者之弊矣曰恭而過則病于夏畦者有之是過則勇而亂謂之犯上之是謂亂者有之是過則證父攘羊者有之是過則絞四德之過以中節為貴禮足以中底節則有無四之過故有弊○曾氏曰此六者皆以禮實為轉語上四字則字是說下二則上字是說正也反說是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親親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則下厚則下歸厚上行下效也○通曰君子不施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周公之言與此同一出學之徑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語錄橫渠說未敢決以為定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為是

人道先後

以反說言
- 恭無禮 — 勞
- 慎無禮 — 葸
- 勇無禮 — 亂
- 直無禮 — 絞

不知所先 — 有四者之弊

以正說言
- 篤於親 — 興仁
- 故舊不遺 — 不偷

能知所先 — 有二者之效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此字指今日將死時）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前日常恐毀傷 今日得以全歸）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

曰免去句訂可門人句○余侗訂曰一說戰兢說曾子終身○

是如此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臨終乃說出以示孝者爾

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見記檀弓了子識將死之言君子保其身以

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輔氏曰終者成其始之辭死則澌盡泯沒

之謂君子平日以保身為事故於將沒可以言終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

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去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

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去聲以辱其親乎此推衍縱意形

體固全受德性尤全受之大者身體雖全德行有虧不可之全歸尤為孝說也記祭義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

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孝凡親可謂全矣亦謂德行之不可虧也○真氏曰[illegible]

易簀事觀之使終於大夫之簀猶未為得正而斃全歸之[illegible]如此○通曰曾子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至此可謂[illegible]

實踐其言矣

曾子有疾

警小子以所免言

啓手足—如臨深履薄

此見保身之難

論君子以所貴道

動容貌—斯遠暴慢

正顏色—斯近信

出辭氣—斯遠鄙倍

此乃脩身之要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韓氏曰人性本善其惡者移於氣習於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說得之也曾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自謙云爾此曾子
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識音志記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
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皆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語錄暴剛者之過慢柔者之過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如人狠戾是暴粗不溫恭亦是暴粗厲固是慢捎怠斂亦是攖固信實
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顏色以見於面者言○語錄正顏色亦著力不得須是裏面正後顏色自正正其顏色即近於言表裏如一正顏色而不近信者是色莊多見人顏色自恁地而中不恁地者如色

[illegible]

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illegible]

[illegible]

籩，竹豆。豆，木豆。[illegible]

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

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

而不可有造（七到反）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

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扶問反）則有司之守，而非君

子之所重矣。[illegible]

[illegible]

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此即集計精說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以賢遁於外說小精四說集曾子蓋以脩己爲爲

故之本若巧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語者一見於檀弓者一此章最先有章次之揚善最後文曰曾子是將氣息掩淹性命操存須臾而志作得浚心與理一乃如此釋氏坐忘幻語不誠不敬豈能做其萬一哉

君子正身而不外求

以正身言

動容貌斯遠暴慢

正顏色斯近信

○皆脩身之要

操存　省察

以外求言

出辭氣斯遠鄙倍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乃氣數之末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音教計校也友馬氏融以為顏淵是也馬氏曰曾子之友多矣獨以為顏淵者非顏子不能以復此然顏子與曾皆為非行文之協友也曾子亦可謂之吾友乎曰同師門則皆友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言謂不見物我之有間去声犯而不校故

[illegible]向盡已句
然緣此下之[illegible]下句之事
○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已不

[illegible]人[illegible]氏曰四句理言
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
以事言
釋下一句也

[illegible]幾許乎
於無我者不能也
語錄問底字曰聖人全是無我
子是不以我去聖人却尚有箇人要

曾我扣寧在聖人便和人我都無了○犯而不校[illegible]是能分
是人有犯有如故雖消前自不覺得何家與[illegible]校邪○問從
事於斷是首力才曰皆是着力却是知自已之自已多須要
去問不於於許乎曾子是見得顏子如也求與其皆力也○
或問顏子深知義是之無窮誰恐一甚之不[illegible]非者甚能而
技問此○説氏曰仁者之心説人猶已校人[illegible]有犯不忍容
之校也直才侯則直在已他在人而物後謝[illegible]全使非包含
緬覆之意文曰分言之則添上文所容合言之同能謂不能
犯而不校皆是無我故又引謝説以包之○是氏曰子貢多
聞敬於顏子見其聞一知十曾了力行故又見其知此○通
曰聖賢無我之心常如太虛然從容天下之理而
不見已之有餘能容天下之人而不見人之不是

顏子之心

[illegible]

能問不能

多問寡

有若無

實若虛

犯而不校

[illegible]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
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
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 語錄

託孤寄命有才者能之臨大節不可奪非有德者不能也
胡氏曰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爲幼君孟子曰公侯皆
方百里故知爲國政也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不可
偏廢有其節無其才雖無敗人之心而未足以託恐不免爲
他人所敗也雖無竊人之心而未足以寄恐不免爲他人所
竊也爲人敗竊而徒死無益矣荀息死於奚齊是也有其才
無其節則大者不足觀矣豈足光奪於世 [illegible] 王文憲曰可以
既是此二者雖若並言才而節爲之本 二字猶以才言
不可奪處
乃見其節○程子曰節操是也可謂君子矣 饒氏曰既以才節並言復引程
子節操之說者以
明重在於節也

君子
以才言 託六尺孤 寄百里命 爲德之用
以節言 大節不奪 爲德之守
乃爲成德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 [illegible] 毅強忍也 強則據守之堅忍則負荷[illegible]

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illegible]

○胡氏曰惟弘能任重[illegible]

[illegible]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懈古隘反）可謂遠矣 ○蔡氏曰弘毅不可[illegible]一而廢一蓋弘者易失之

不毅。二者易失之。不弘然。弘毅之旨重說。又進歸於仁而何

也。蓋仁道最大。孔門博道莫大於求仁。一言一理。仁之說非全体仁不

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則推其全体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設

可不息者。弘而惟其不息也。豈可以易忘之哉。所以理不可不讀非弘而

任重而道遠。其如此。正是修齊治平。易不為一子所以日不可不一數貫之致

力於重大。寧路遠。致誠正修齊治平。易不使有一得之言。可不省。仁之

向路於手足。略致戰。何以不易得。道之際。得正。理。日。或。讀非。弘。

而發非毅。而何此所以卒任傳道之責。

○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居之。又言臨大節而不可奪。見此毅遠到。語錄問曾子於此能言

曾子弘毅。二者所謂立對大節。師曰。不能言

似弘下毅。未至。死而後。已。可謂弘毅。是已矣。字以此章。見以

貫。身体力行。又於謂不死後已。任重而道遠。所以後能任意。仁

者。身体力行。假到。死而後已。此程者。見弘大剛毅。然後作此一章。

任。而遠不意。貫有。已子。不何。任弘大。即之。全後能。勝此言。道

釋。許子約。不到。而意。真。日。本程。謂弘。子之。剛毅。以不。復。任。重。以

為。死。而。後。重。矣。弘。路。讀。意。上。子。章。言。說。可。不。以。全。不。能。任。重

是死而後已。惟弘路遠。能到任。得以。遠。為。不。可。以。不。能。任。本。道。註

及第二條程叔子之言。此說。此章。惟說。毅。則重。能。到。仁。得。遠。隘。陋。乃

取伯子之言。增入。反說。以止。盡說。工夫。又進之。詳。說。規。矩。隘。陋

士

以弘毅言 — 任重故欲弘 / 道遠故欲毅 — 不可不弘毅

以重遠言 — 仁以為任故重 / 死而後已故遠 — 所以欲弘毅

論語八之九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趙氏曰如二南之正為正鄭衛之淫為邪）其為言既易（去聲下同）知（詩辭明白而近人情）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抑揚謂聲音高下反覆謂前[illegible][illegible]後翻倒）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去聲）善惡（去聲）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此字指詩而言[illegible]也初得力在此）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恭敬辭遜禮之本節文度數禮之文○胡氏曰恭主一身而言敬主一心而言敬己之道也辭遜去己讓於以敬人接物之方也節文品節文詳 物也度數制典數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數已之本而周旋曲折以節[illegible]此）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音諧）之束（出記禮運○胡氏曰人之肌膚本有所會筋骸本有所束至此又愈堅固）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

得之 [illegible]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 [illegible]

[illegible]……可以養人之性情……[illegible]

[illegible]……成……順……德者易以至於義……[illegible]

氏曰下三言學為詩則已通於樂章亦對而則已通於經餘曰至
成於樂則淪浹而莫能各于辭以論而不可已已通曰
興於詩則知之事故詩而莫能各于樂辭以而不可已
立於樂則行之熟故曰仁熟樂師日或於詩人之事
此則參乃於樂成於樂所以成就其曰詩以興禮
於焉中焉之於詩立於禮者也〔通攷〕感金發頌立許禮曰是用詩宗是
成樂是融化

○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去聲下同先後淺深也

語錄古人自少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同用工次第乃來得故又學詩序禮者樂興詩立禮成樂是而之說詩者也樂者琴瑟詠歌舞之所得一樂之序詩者到成於樂時始得樂節之力是二十而後

音律所學只是事觀事長之節小得力後者初問之故當宗胡朝延之禮禮之大者如乃去所云小學收其所以乃了做一箇骨子在要消後內則日是此其得禮力乃番禮而後樂內則先樂而後禮則

先禮得後樂內則先樂而後禮樂身所得之禮後也學之序歯如內則善心興已是於詩上得力其次如禮得力○

未精德性能然是於終工得力○揣內則論其敢於是禮上得力

樂興者淺立者深成則又其〔通攷〕藝物齊日灑掃應對詩書

深若也故其先後之序如此六藝收其放心養其德性

是曰小學窮理正心修己治人知必周知成不徹成是曰大

學○黃紹曰明詩立禮成樂此言於學文而有得也詩禮樂

為六藝之一但謂之游則與興立不同過處之訓自初學之所習者言之聖人教人雖不出乎文行忠信至於設教則又未嘗無緩急先後之序也

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上聲應去聲對，以至冠去聲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illegible]

志道據德章如何曰不同彼就德性上說此說工夫上說只是游藝一般意思○問近日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illegible]猶有存者制度文字尚可考詩樂書出四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在故樂記謂致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

之本也言首誠信以為致治以身程祭禮其心興於禮樂之
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讀今
諸老先生發明其義然可知如能反復涵泳有可以感發
興起則所謂興於詩亦未詳不將也胡氏曰將子因世變
而教傷孝者當因其所存而深考之不可以自書止之通
曰無程子之說發由不知所以成材之難無貞氏之說後世
後貢以成材為難矣況詩自化情中流而非吾心外物亦非天高
此下合同而化天地間自然之禮樂禮與樂與樂亦非吾
心外物也

為學終始○

以詩言 — 其言易知其感人易入 — 以詩言學之始

以禮言 —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 以禮言學之立

以樂言 — 養性情蕩邪穢消查滓 — 以樂言學之終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語錄

所由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以德齊以禮教
以人倫皆是使之由不可使知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
知之無緣逐一家與他解說○問不知與百姓日用而不知同
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不可使之知謂凡民

尔孝者固欲[illegible]知之[illegible]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之一日脫然自有
知處乃可亦不可使之強知也。蓋就此日用之字皆指此理
而言民可使之由此天下之理以不可使知之理以其所無如天下之故以仁
而民於民之率由此理以而使民亦知從此民之矣以其無如天下民不皆仁
加不得仁此所以不可使之知也而亦不從之矣故陳民之所以不
特不能以然為於其所當然之理者以果未易使之原之是性命之
當然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所以然之故乃根原之理當然之蛇
本然此所以曰此理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所以當然之
凡民可律以持循其所以然之妙在乎
序者雖隨求其闕遺而所以然之民乎（〇）程子曰聖人設教

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

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若[illegible]

世之愚黔首不使之知也豈聖人之心乎則下民曰聖人設之中教之[illegible]

所以治其困者專用愚黔首以治之術可不知民可[illegible]有刑[illegible]祖
故以當不可拔以導以安以之言不知成民哉[illegible]子[illegible]不以
詩後後族之人改說一一以祖其刻三而將限其食先祖公云之備此

日與若宗音淳深也一三然後自三成而其暮不足乎良先
起而怒展而曰游者苦其四而其三足乎衆但者伏而祖
音物之以能鄙衛論皆備此也段其祖子齊物論皆之

聖人設教

禮樂刑政

天命之性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

好勇而不安分去聲則必作亂惡去聲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語錄疾不仁而致亂不爲求安之[illegible]：輔氏曰好勇者有果於作亂之資而又不安分是不知義也所謂有勇而無義爲亂此其亂在我惡不仁本甚也惡之過當使其人無所容身窮勢迫彼將以不肖之心懲之肆其不仁之毒以求洩未有不激而生亂者此其亂在人而致亂亦在我也○饒氏曰好勇而不疾貧未必遂至於亂疾貧而不好勇亦不能爲亂疾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不能誅而疾之至於無所容身則致亂必矣大學之迸諸四夷是力能誅而誅之如舜之誅四凶是也何自而致亂乎

以作亂言 ○ 好勇、疾貧 ○ 其心不善 [illegible]

以致亂言 ○ 疾不仁 ○ 其心本善 [illegible]

○ 生亂則一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語錄吝[illegible]人所無是驕挾己所有

見吝。張氏曰古聖人才藝之多莫如周公。觀其自言多材多藝後世聞見傲惜以明之。通曰本文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辭

〇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鄭氏曰不言周公之德而言才美蓋有德則必無驕吝有才美則驕吝容或有之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歉苦忝反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語錄聖人只是平說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況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illegible]云有德則自無驕吝[illegible]分曉然後說此方得[illegible]使驕且吝如此[illegible]非驕吝無所用[illegible]所藏吝之所有驕之所恃[illegible]驕無所用其吝[illegible]。文為[illegible]。愚謂驕[illegible]人於驕吝為要[illegible]者於驕吝觀之[illegible]人知其病[illegible]者易見[illegible]其枝葉[illegible]拔其本根也[illegible]發於外[illegible]藏於內[illegible]以奪[illegible]使人[illegible]驕吝[illegible]

論才德不同

以德勝才 — 有才有德 — 自無驕吝 — 所可以觀

以才勝德 — 有才無德 — 既驕且吝 — 故不足觀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語錄此處解不行作志稍通耳○勒氏曰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爲學之先不然則不辛矣○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語錄篤信是好學得來守死只是以死守之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又如善吾生善吾死之善不壞了道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語錄篤信

乃能好學亦有徒篤信而不能好學者不好學以明學愈篤信而愈不正不可回矣故篤信又須是好學守死乃能善道不能守死殆刺害又變了則不能善道然亦有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者如荊軻聶政之死徒死而已比干之死方能善其道君不善道於於守死也無而故守死又須是善道然華曰篤信而未能至死不要問其信亦不篤矣故能守死方見篤信之效雖曰好學而不能雖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故能惑道方見好學之功能態信好學乃能守死善道而篤信好學又須要守死善道數義篤篤其哉於備此四者之所以更於爲用研不可有一闕焉者也○鄭氏曰許行味相非不篤信曰好學則未也召怨苟息非不守死曰善道則非比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

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語錄未仕在外則不入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不早幾而作則亂必危亡不可去矣○許氏曰吕子在邑之外規不入在亂之中[illegible]則其死也亦死於患[illegible]去就不當以又於難故貧賤患難之中君子貴於守死而[illegible]將以[illegible]其治化[illegible]從行以善說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

隱其身而不見賢遍反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illegible]

有道不以待十分太平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譬如天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爲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須見幾而作可也○新安陳氏曰好學以篤信見道明矣焉信篤守固以行其道死守以善道則去就之宜審矣見道明以能信篤守死以善其道之道也○雙峯饒氏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之邦若天下無道則無邦可入無邦可居有隱而已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去聲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音祿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吳氏曰邦無道而富貴固可恥邦有道而貧賤則反必所蓋有道之邦必用有道之士無可用之道所以爲恥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上聲之分去聲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饒氏曰篤信好學是有學守死善道是有守不入不居是大綱之義潔邦有道而貧賤是無學也邦無道而富貴是無守也日學者先須辨得篤信守死底意思用發內學然出處去就見得明時得定也篤信是知之信守死是行之篤焉○爲用不可缺一然集註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則第一句最重蓋有學貴乎有守然有學然後能有守學問之深者可以處死生之變可也然況於去就之義出

見之分識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雖死不足以為善有道無可見無道無隱 ……皆無學

力行之所以也故夫子曰信而好古曰好

古敏求曰好學其教人篤信此學為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以出處言

以行藏言

危邦不入

亂邦不居

未能之義察

有道則見

無道則隱

出處之大分明

全德君子

有道貧賤

無道富貴

去就之義可見

碌碌庸人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范氏曰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之不遠也顧而不告乃欲所為也謂而不以告 不義而不可為也。新安陳氏曰謀其政是不可為也蓋所為而上不以告

大夫之位則不謀也。大夫之政曰不在其位亦當自下而上不在

上而下以為天子不可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可為卿大夫之

事乃是雖說盡繫於告君之語也若又從而旁推之則左右不

可侵右右不可侵左亦難同浸亦有分守

人之言無所不包以可推而無適不通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至雎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師而録關雎雖是樂之卒章自關關雎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想其例已升樂只無此節到此處便是亂。林是符註仁君若祭祀之各國語云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辭成化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古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古賦亂曰皆作章記。師古曰古賦末有亂亂理也總理一賦之終然亂明日撮用語則當以關雎之末章爲亂以夫子之聖而正樂以師摯之[illegible]而在樂故一時音樂美盛如此自師摯適齊繼者皆不能及所以夫子追思而歎美之論語記言樂者四章語魯大師樂在先自衛反魯次以入之摯適齊又次之此章其最後故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悾音空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語錄狂是好高大便要做聖賢宜得是愚樸不解一事底人宜謹愿悾悾是誠樸無能爲底人自信今皆不然夫子所以絕之先師曰狂侗悾悾者氣質之偏自不直不愿不信者氣質之不美質猶拘於氣禀而氣習又不美加此負棄才矣雖曰甚絕之之辭使其勿爲聖人所絕而改焉則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也

○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兒結反者必善走此有是病必有是德之譬也其不善者必馴不善走者必馴熟此有是德則有是病之譬也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輔氏曰氣質不齊中才以上有德而無病信譬矣中才以下有是惡必有是病有是病以有是德猶可取也若有是病無是德則下之下者棄才也以是三者品量天下之才無餘蘊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息勇反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祝氏曰猶溺學之猶當如湯之發身若以悶已求因求不說沸如有所不及然此心尚恐其或失之苟自謂已至狀之心而矣一說也又一說如雖然既如不及矣尚恐果不能及而失之又一說如撐上水船之追前船不可少緩既如不及而不能前進又恐失之而反退流此學者日新無中因之事不日進者必曰退如不及者如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者恐其又日退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即是莫謂今日不學有來日之意○語錄此君子所以孳孳不倦而惜尺寸之陰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樂音洛語錄

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曾有這天下[illegible]是人縱富貴使他

恁地此是為物所役是自累了若不[illegible]是高所謂首出庶

物故夫子稱其巍巍先有[illegible]

以天下動其心於不與上見其巍巍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

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

可以言語形容也饒氏曰天之巍巍以形體言堯則之以德言

言與天平等也天如此大惟堯則之

大與之平皆言法天則此大而堯之德

是與天合一也若依法則之而君之事

則是有待於取法未免有意也

巍巍以形體言堯則之以德

法則此準如易則天也準

德不如此[illegible]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上文巍巍言堯之高此巍巍言其功業之高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

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人者不可得而名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爛可得而見也亦然○

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

十人謂周公旦召(實照反)公奭(施隻反)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於沼反)散(上声)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此馬融說文德之母文王妃太姒也雝詩曰亦右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武王后太公女)九人治外邑姜治內(張氏曰邑姜亦婦人之有聖德者)或曰亂本作𠮦古治字也

【通攷】(金履祥曰古文尚書德惟亂否德亂二字正与集註合治字從爪從糸從乙取以手理糸而有條理也後人亂字加乙与亂字相似故遂誤以亂為亂字書家以亂訓治其加乙者為煩亂与古文不合當以亂訓治而亂為煩亂乃通)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通攷】(吳程曰唐虞之際為盛作一句)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

【通攷】(吳程曰上係武王句謂以)

(孔子之言上接武王也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武王君此臣孔子臣此記者謹之稱號所以尊君也凡對君問皆然才難)

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饒氏曰聖賢言才有与德合言者才才才斷是也有與德分言者有才而驕吝小有才而未聞大道是也才子以齊聖廣淵忠肅恭懿之德言与此才難即德也然)

不曰德而曰才者德專以本体言才兼以著於用者言才子才難之才体用非全者也若與德分言則所謂才者專指才智能才無有才本於德雖才不備不害為君子才不本於德雖其才可喜不免為小人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為氏門堯以唐侯升為天子虞河東太行山西地舜也之以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後升帝位遂以為號際

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舜即位初九官多堯舊臣可見唐虞交會間人才之盛〇語録問集註此句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閒了曰寧可將上一句有在這裏若縱元註說則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前於今為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之盛降自夏商皆不能及集註補此八字方解得只此以以有缺說看三分有二一節突逆與頭數之可訓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此言人才難得自古而然款舜以至く繼係而後禹皐之徒聖賢之才以為文武亦以聖く繼作而後周召之徒聖賢之才比焉此天地間貞元會合之運回古而德際自者也五人又以為盛者即指三綱為王可謂聚矣之慈况唐虞人才之尤者五人豈五人之外無人乎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一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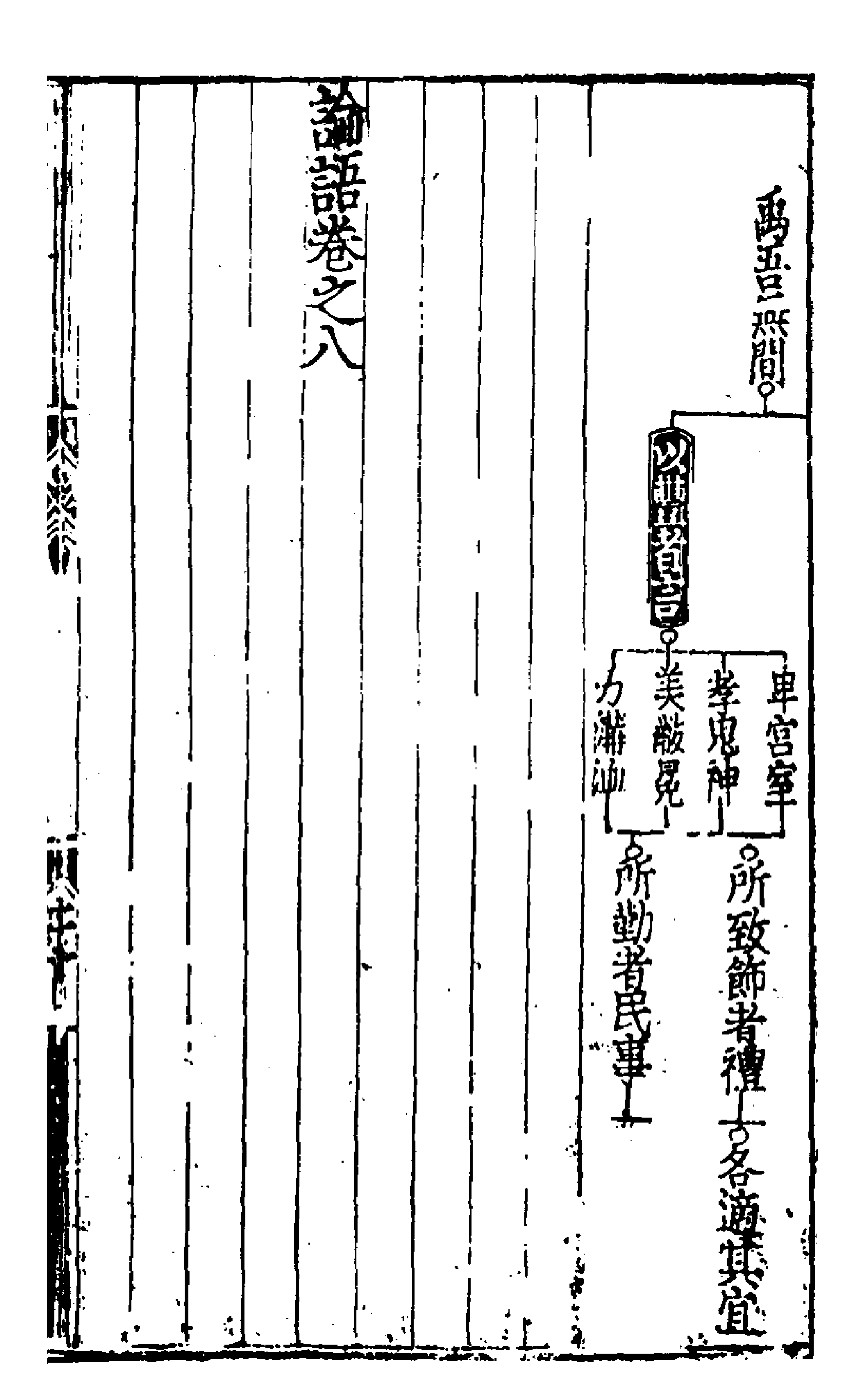
六州荆梁雍（去聲）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熊氏曰雍今陝西諸路后稷公刘居豳大王迁岐文王徙豐武王都鎬京皆雍州境有江沱漢蔽則開梁州境殷都朝歌衛地則兗冀兩在畿內青在冀之東爲紂可知若徐揚則未有所考）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語錄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爲而不爲者也○饒氏曰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以對殷而言也然[illegible]泰伯不從翦商文王三分有二而事殷見於名分之[illegible]夫子皆以至德稱之范氏謂其指微矣蓋指得非[illegible]分言故以泰伯文王爲至德以武爲未盡蓋非微指歟）或曰宜斷（音短）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去聲）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間罅（虛訝反）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

謂享祀豐絜書曰奉先思孝此云致孝以駢焉而人鬼享之鬼神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說緣韋熟皮也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韠○馬氏曰韍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為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冕冠也胡氏曰冕冠上覆前低後高因俛以得名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潦音老者也或問溝洫之制曰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使無水患之災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胡氏曰匠人非云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深廣皆八尺溝半之夏制當不異也既用以防水災又旱則潴之水潦則泄水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朝音潮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與音預也夫夫音扶何間間去聲然之有柔稷儉勤不以位為樂有天下而不与之矣也○通曰舜稱禹克儉於此見之授禹以執中亦於此見其能儉能行之集註以為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即各適其中也若能儉而不能豐則墨氏之儉非中矣

菲飲食
惡衣服
所自奉者薄



禹吾無間
卑宮室
孝鬼神
美黻冕
力溝洫
所致飾者禮
所勤者民事
各適其宜
論語卷之八

# 論語卷之九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游旴王元善通攷

##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通攷熊氏曰此与述而篇相類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与其言行交際与夫出處之類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集義程子曰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楊氏曰夫子荅問仁多矣自言者蓋言求仁之方而已仁之本體則未嘗言也。語錄罕言者不是不言罕言之耳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所以賦予人者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

使人躐等扵使人有玩之之心論語說仁尤不容易說与太
只說与我个向上底○饒氏曰夫子有常言者詩書執禮是
也有不言者怪力亂神是也有罕言者利命仁是說無非教
人者故門人皆謹記之○熊氏曰易六十四卦皆言利尤詳
於性命之所罕言者非与門人常言之道先師曰集註言命
之理藏則此命字以理言罕言利者防斈者之■乎此罕言
命与仁以斈者未易及此也務慮斈者没溺於利欲之卑
况又愚尋者躐等於命与仁之精微弘大其焉愚遠矣

子所罕言

利：以義言自有利　以利言必忘義　計利則害義

命：以理言不易知　以氣言莫前知　命之理微

仁：以體言無不包　以用言無不徧　仁之道大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而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

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節齋陳氏曰孟康註董仲舒傳達巷黨人乃項橐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

○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饒氏曰黨人見聖人無所不知不能遂以此為聖人之狀不知聖人所以大在於道全德備耳○六藝禮樂為大夫子只說射御射御藝之卑者御又最卑○馮氏曰抵射成名王良造父是也大凡專於一善精於一業者乃能成名如信人善人惑人則其善專攻出如稷之穡羿之射秋之奕則其業精故也學之博雖各極其專且精不可得以一事名矣無所成名乃夫子之所以為大而黨人不悟也堯之民無能名此堯之所以為大此教先師曰惟道全德備故不可以一善名使可以一善名則所長止於此不足以為大矣黨人惜聖人之大而不以一善得名豈知聖人之所以為大正在於不可以一善名教

大哉孔子。

以人稱己言 — 博學無所成名 — 慕之而不知

以己之自謙言 — 執御執射 — 承之而不辭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莊持反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龍主反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語錄八十縷為升古尺一幅只闊二尺二寸如深衣用十五升布已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如又曉未得古尺又短於今尺若尺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止一尺二寸方得○胡氏曰錫緝麻為布冕冠上故也謂之緇布冠者緇布為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注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饒氏曰前漢書食貨志周布幅積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分一尺二寸亦却用二千四百縷為縷足一〔印〕吳程曰此一章冕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印〕天子冕冊立身之法○金履祥曰古人以二尺二寸為幅而古尺皆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其二千四百縷經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宂咪貨粗又非可甚細皆升八十縷豈註疏相傳之誤耶○張師曾曰儀禮注布八十縷為升升當音登今為升誤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

燕禮君[illegible]賓[illegible]入[illegible]也[illegible]大夫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皆下禮也[illegible]小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降西[illegible]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禮[illegible]子[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饒氏曰此[illegible]文[illegible]拜[illegible]天[illegible]堂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則[illegible]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再拜以成之[illegible]孔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拜於[illegible]堂上故孔子[illegible]然人以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程子曰。君子處上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吉野人[illegible]事之[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君子[illegible]同而異[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李者凡以出事皆當以義裁之以此為例[illegible][illegible]其餘也

君子處世

以事之常言
- 麻冕
- 拜下
- 皆合於理 — 所當從

以事之異言
- 純儉 — 無害於義 — 猶可從
- 拜上 — 有害於義 — 不可從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滯

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illegible]不謂[illegible]容將已成而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

語錄[illegible]意[illegible]

[illegible]

四絕章最宜潛玩我是有已有己新私意上得絕意是私意方起我是私意已成聖人渾化更無些意滯分子則尚有些未盡所以未達一間○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天地大公而已四者才有一則累於私小無復大公氣象何由與天地相似○語皆問難率說致有可發曰以之為事亦有其初未以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若謂以絕私意則四者皆除則曰子絕二便得何用更言絕四以此類四者又各是一私此○通曰心乞本盡聖人絕此則皆亦不決其去盡之心而心意擬纖毫點繫我則皆程之其介大盛中本無一物聖人此心渾是天理亦無一物也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絕四

以在事前者言

以在事後者言

起於意

遂於必

留於固

成於我

相為終始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恐人設以畏爲怵迫懼怯故來孟子有戒心訓之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馬氏曰匡宋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尅時與虎俱夫子適陳過匡顏尅御匡人識就夫子貌又似虎匡人以兵圍之五日弟子懼故子曰如下所云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道者禮樂制度之本禮樂制度者道之寓所顯形體謝沒於文而後乃可見尓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圈外】金履祥曰周末文武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收於散亡序詩書正禮樂修纂集之大成斟酌損益以昭來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只得與於斯文也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皆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柰我何言必不能違天

害己也語錄[illegible]便掃地○張氏曰聖人以[illegible]斯文之喪未喪繫焉不曰喪己而曰喪[illegible]文蓋己之[illegible]文之所在[illegible]○饒氏曰天生聖人以任斯道達則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窮則繼往聖開來斈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通曰文不在茲之文即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固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illegible]】札氏曰按春秋之時以大宰名官者惟吳宋與魯耳吳有大宰嚭宋有大宰華督事殤公其後九世至平公乃以向帶爲太宰平公即位之歲距孔子過宋歷二公八十餘年其間或廢或否雖未可知然左氏及史記亦不復載不可考也況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去豈復有問子貢若故疑此太宰即吳嚭也吳與魯會繒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太宰而亦當在此年也魯自公子翬請於隱公欲殺桓以求太宰其後不復見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量去聲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語錄天縱

幾他依理得恁地不去限量他問愚不肖是天限之乎曰也是天限量他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拘定他這裏若然淺也如而今說將以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語錄鄙事如能弋獵較之類○太宰之說固不是若形容聖人處則子貢爲盡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亦尚德不尚藝之意其實推人未嘗不多能也○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知我乎便見聖人恁地○猶學○張氏曰多能鄙事不害其爲君子然爲君子不在乎多能○輔氏曰若以多能率人則人將徇末而忘本尚才而不務德率無以入聖賢之域矣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illegible]吳程曰不試爲句子牢合係琴牢或子開子張吳氏蓋[illegible]

古註之說○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語錄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他小技藝若使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可見矣所以多能亦聖德無不通之驗大率認多能爲學知其末不知其本也子貢謂聖而又多能知其由本而致末也孔子自言與琴牢所聞皆謙辭耳

論聖人多能

以大宰之所問言 聖何多能 慕之而不知

以子貢之所答言 聖又多能 謙若不敢知

以夫子之自謙言 賤故多能 嫌之以無足知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

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尹氏曰叩乃叩擊有發動之意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語錄此段想是人稱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illegible]然[illegible]盡這微處恐聖人多有此言不然何故恁地謙○問

氏曰終始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人言精粗以理言兩端以事理言而告之者如此人非上智周知之者不能也

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程子曰聖人之

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

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可見矣

引而自高則人將仰而不以爲遠自卑則人亦將以爲近故不如此則不可與進賢人之語常不如是

也而人知之人則與聖人如此而已斯可道也之言矣夫吾聖人之大哉將以其動者高遠而求我也

其道日月人如此不可道也文言吾哉求爲者用也乎做作乎孔子有問諸常言知而我有以告之

如此說得天下人皆當今之世如我者不得如此我

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

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

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蘊

矣

若夫語上

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見上去不見四字是語學者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又言之說而如其答不能道

則外於論理者是語理而遺物也之語錄問何爲兩端不可說言

兩端如何曰兩端只一般猶言頭尾也於兩端方數得中一中必兩端言假多少輕重尾端○潘曰大舜從取人之言執其兩端而用其一夫子是叩鄙人之言竭其兩端而未嘗遺其一也

聖人施教

以吾無知言　不敢自謂已有必待問以就之

以鄙夫空空言　初不以其無有必竭吾以告之

謙德之至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孫師曰許文言以行其推鳳至圖出文明祥瑞之應也夫子有其德無其時應不至圖不出矣夫未欲聖道之行可知矣夫子所以深歎也麟出以矣而獲焉春秋所以作也斯歎也其在獲麟之前乎

以伏羲時說　龍馬出圖

文明甚盛

聖王之瑞。

以舜文時說 — 鳳凰儀鳴 ┐
　　　　　　　　　　　　├ 文章已矣
以孔子時說 — 鳳凰龍馬不現 ┘

論語九卷七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齊衰喪服邢氏曰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吳氏曰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鄭氏曰玄上纁下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語錄作與趨問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以心住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瞽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胡氏曰范氏說外所作與趨皆由其衷而哀有表尊肖與矜不成人而為尹氏又說他人衷而雖有此未必便見於外聖人衷而敬出為而起動此二說互相發明蓋表裏內外不加此而令而如此者然化衷而動此內外面不加此出者誠不至也聖人不誠然以表裏皆如此

聖人作遡之宜

以見無窮盡者言 — 所以竟其道
以見不可爲象者言 — 所以難其行
以見高堅者言 — 所以奮其人

無方體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喟苦位反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象恍惚未有的見處如此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彌高彌堅無方體在前在後而嘆之也語錄高堅是說難前後是說聖人之道都捉摸不著皆是前後只是箇中精不可識蓋聖人之又曰是一箇中庸道理高堅前後只是箇中精不可識蓋聖人之道到這處又過了只是難恰好處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語錄所謂次序者博文約禮中名有次序先後淺深

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饒氏曰高[illegible]

說在前[illegible]

通攷 程勿齋曰[illegible]

○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illegible]

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illegible]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

而力之盡 [illegible] 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 [illegible]

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

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

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

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思勉而之○陸氏曰前此猶可以用力[illegible]則自大而化於[illegible]力自 所能容則矣前當[illegible]不[illegible]所已然後到而將入[illegible]之志[illegible]所一間非人力[illegible]日 深月熟則[illegible]不期而自到[illegible]勿[illegible]本於知也○

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爲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顏子[illegible]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illegible]所欲從之[illegible]卓立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著力不得[illegible]胡氏又曰不[illegible]怠 了不用力但[illegible]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得許多粗[illegible]力也 求只是博文約禮將去如何大段著力得只恁地養將去 甚深示大段[illegible]也此不可爲也[illegible]仰鑽瞻忽[illegible]是一个[illegible]因[illegible]消

所立卓尔又是一个関若不退大子循循然誘博文約去侯
避見高堅前後亦无下手如罷其有叱所以進得這一際濟
文了又約禮然禮了又博文悠北欲去所以後罷不能至於
如有所立卓亦知見得大段親切了那未由也已一節却是
著力不得如博文約禮是着力得如出○高學前後始時之
所見也博文約禮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新以暖後來得
力之效驗也○驗氏日不總所從是發明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言不是志也住了請事斯語是約我以禮將事三月不違
仁是有所立全復祥曰以文公過與之前依三節看善
卓尔時事顏淵頭子始初鑽於進道以其天資之竭路見
道体便欲一然而到故得力以進多方以亦欲說聖人高所
天以則升一叙又有一級竭之益高欲從聖人博尊處入則
透了一曾又有一曾鑽益見其堅見理道若在吾前勇益擺
上則又在後而我文過之終是到然過不及處化是用功步
一箇與節文大子見處子求道如此其力而終未有捉摸所
送教日從博約工夫報字以進文欲其博以至為理假融有
以擇中而居之不編禮發其約以其一私不存可以應物而
動待有則顏子故須於所百悟其功發進互發日說疑來以
至欲罷不能而竭真才又其久也義理昭明本心德熟向之
堅高者今皆識其入奉前之響忽者全皆見其定体況其疑
已治人應事接物難猜細巨細為變不同覺不各有不御不
將無過不父道理其曰如者非謂以見未見盡此等此從非
可以言語形象末達者自悟喪人固不識此故以如言之此
又用功第二關節顏子擇平仲庸至矣盡矣比之聖人守之
也所謂未達一間此以道子天貧功力豈不能遠力以求決
北然化可以資而至不可以力而進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語欲從容少假歲月以俟其自化此又用功第二關節顏子依聖工夫本未可謂山盡此程子所謂學者當學顏子有所依據此○迹辨此章最爲難曉今竊以意推之夫聖人之過問高明大不可成及然所不過性情之間動容之際飲食起其次謂應敢才說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出處去就容要取舍以至於政爭施舍之間無外道之寓其所謂高堅前後者能人於此或末能通推變之宜或末能極於當之努故仰之但見其高致之但見其堅或前或後而無定所也勉子用力亦不過於博文約禮之間而竭其力則見然猶行益數而人聖人情性動容以至政事施設之爲言有以見其當然之則卓然前乎其前爾初非有迹遠不可躐詰比

聖學切要。

以道之無窮言 —— 仰彌高鑽彌堅 —— 此知行之難

以道之無方所言 —— 瞻在前忽在後 —— 此知行之難

以教之有次序言 —— 博以文約以禮 —— 此知行之盡

以學之有至極言 —— 竭吾才立卓爾 —— 此知行之至

〇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

人而未知所以尊也。胡氏曰：此必夫子去司寇之後，未致事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仕，後得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間，如字。

病間，少差楚懈反，下同。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語錄：久矣哉，不特指那一事，是指從來而言。子路一時不誠，以道理本心不下打其為求然。子路平日所為則不知以為加，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所有無字為語辭故，可訓無寧為寧。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簀音責。曰：「吾得正而斃斃婢世反。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

無臣之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匡氏曰禮記易簀章一正字足以斷此案而責子路故引之曾子易簀而死為得其正夫子尚延於家臣之手不正其矣役執燭之童子尚知大夫之簀不可不易子路乃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乎況夫子米下正且不坐剛不正旦不食況臨死生之際乎池氏引此見粟人心安於此生乎一而已矣元師曰有家臣所用家臣聖北無而用之非聖也天者理而已非禮則敢天矣子路叔尊大子豈知嘗於叟天尊夫子若反所以累夫子敬

【通證】禮記誤己爲曾子穀夜病策正子春宮子窮子坐於非下肖元肖申坐手一子學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睢夜反華盡比睆所貌大夫之簀與乎声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呼曰從貌然曰可盡饋之声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急也不可以變變動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無臣爲有臣。

以何節點[illegible]問——示理之固然

以無[illegible]問——示以不當然

以[illegible]問——示以不必然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匵徒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illegible]

二句見理則當沽而意則不求沽此亦子貢初年語尖似答試叔子之問以不向以夫子出處爲疑[illegible]之非[illegible]

○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衒音眩售音壽此章當味求字與待字不待賈而求售者[illegible]

安於命義之正求賈者涉於奔競之私席珍待聘其可比○
通曰子貢韞櫝答了會問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
與蓋以了問之問病在一求字也今子貢之問亦自
病在一求字嘗聞夫子者在先而答子貢者在後歟

出處行藏之譬
以士言 ― 待禮 ― 不枉道以從人
以玉言 ― 待賈 ― 不衒玉而求售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上音○九種見書詩疏矣）【通證】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illegible]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張氏曰禍羊雅頌盡其大者耳○蔡氏曰不及退者刻周多不正之古顧所不奏亦用之旁中其故而正樂只言雅頌○胡氏曰聖人蒲矣去音之節以考而後可以然後信于齊聞韶學之知三八其事也知其必然後而不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以傳之來世詩者樂之章言其聲故曰詩樂而後詩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理以道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形句亦言默而識之章何有於我設三者以爲雖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謙而又謙之辭錄此則視前三者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語窮故此說本卑非有甚高者然工夫卻愈精密道理切矣不足之曰知崇禮卑○聖人之行然言不曾有此數者常有卻愈精然无有之意學人雖見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自得有文獻陵○張氏曰此㨾視之皆易能然行之無歉則未易得

此盖於天理之當為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有偷

其到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

人之可勉謂○饒氏曰事公事分了事主之祀喪事事死之

礼之[illegible]後[illegible]於事生而見忽於事死不特三年之喪勉則功

然逝然有[illegible]不可以不勉三件皆是大節日不為酒困是全

常人往亦其難有明役人勉而隨多欲便能使人神皆氣血

於此非往然說以念小事聖人之心無時不存常沒自於點

亦因可特自謂亦見自家眞箇見得有不賺處故以此自各

勉人乎以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舍上聲　夫音扶）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illegible]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illegible]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illegible]

〇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illegible]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illegible]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illegible]

[illegible]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illegible]

天理所做得王道。無天德則便是私意是計較人多無天德[illegible]

所以行王道不成。○人多於獨處閑斷不求不慎獨便去[illegible]

如閑處做了○能慎獨則無間斷而其聖不窮若不慎[illegible]

便有私欲來參入裏面去便間斷了如何便會如川流不息[illegible]

於勿齊欲之○能不息則便於天為一[illegible]

希天謹獨者賢希聖[illegible]

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註引程子曰[illegible]

已未三月[illegible]

道體

以天道言之 —— 川流不息 —— 與道同體

以聖人言之 —— 純亦不已 —— 與天同體

以學者言之 —— 要在謹獨 —— 所當深體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illegible]

○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

人（孫問）同車使孔子爲次乘（乘去声○第三節……）招搖市過之孔子醜（……曰夫人不羅……自敝公 ……孔子此言因靈）之故有是言（謂録招搖如與……此何南子……）而公好（好色）德也（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凡往乃自強其止乃自棄自欲於不能不自止者止而必不成語有三四章純如前只義之比此言爲山而未 嘗言爲孝然爲孝之義見於言外此外爲松栢雖力而未章是此）

爲山爲學之譬

- 以爲山言
  - 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 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 以平地言
  - 自覆簣而積以多
  - 中道而止前功盡棄

言學者當自强不已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古隘反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七到反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群弟子所不及也

[illegible]聞一知十是比力行[illegible]聞般也濟[illegible]宗[illegible]之所以[illegible]弟子也先師之潤推健決故開夫子之物得時雨比之比意自於顏當是也[illegible]顏子能而化以時雨發榮滋長所當[illegible]勃然與之者也

語錄如服膺不失[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不惰也○饒氏曰心解謂知得[illegible]謂行得於[illegible]明吾十是也○說氏意推孔心辭所以力行夫子亦顏子曰顏子[illegible]問行後開夫子之言而心言而力行二知一行皆不解也以以[illegible]特雨化之未孟子集註謂孔子之化[illegible]時雨當孔子能當其可化之時

顏子爲學

- 以語之不惰言
  - 語之不惰
  - 心解力行
- 以見其進未見其止言
  - 見其進
  - 未見其止
  - 自强不息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

而未已也語錄顏子未到成就結果處蓋他一箇規模許大工夫到了只做到別處只成大段可觀○黃氏曰智愚賢不肖之分惜與不惜止與不止之間可知進者如斯之意則誠不容於止且惰矣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吐華花字作華諸經中花字皆作華成穀曰實蓋學

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張氏曰有其質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己秀而不實者也先師曰此章戒孔子惜顏子非也此以比始學而不發達發達而不成就者學者不可以苗而秀自止當以既秀且實自勉也

為學成名

以苗而不秀為自畫　質美而不能學

以秀而不實為自畫　雖學而不能成

貴於自勉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

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方來之年多曰年富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胡氏曰舊說以聞為聞道此以為名聞故引曾子之言以證之

【通證】大戴禮脩身篇曾子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而未德雖有後過亦可以免矣

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張子曰有至于四十五十而知好學者如中庸所謂困而知勉而行者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十五十者將倏忽而至可不懼哉○饒氏曰曰可畏者以勉勵之曰不足畏絕望以警戒之尹氏說先釋後二句却轉來釋前二句見勉勵之意重不成只說他不足畏了便休

聖人警勉後學

【以後生言】一年富力強足以積學一所以可畏

【以無聞言】一不能自勉老而無聞一亦不足畏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陸氏音魚據反下同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繹如絲有端緒尋求其端緒而思慮紬繹之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五故反故必說音悅下同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語錄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汲黯謂其至如此豈不從而不繹者乎帝王如汲黯者皆非從而不改者與知其說而不知其繹是也不好人之所好而不知好者不論其所以然則其所好亦何益○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去聲下同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謂今不從不說者此等不足責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平聲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矣既能從說則有能改繹之機矣而止於從說此等何責雖聖人其如之

何哉○張氏曰法言明義而[illegible]其言[illegible]所謂[illegible]對於其身而无忌憚者[illegible]說於[illegible]不改何以[illegible]有於[illegible]若有物於[illegible]欲[illegible]不改不求諸心[illegible]之不進德[illegible]之不齊[illegible]為治皆由是[illegible]之者此之人雖聖人亦莫如之何也已

法語巽與之言

以入耳目者言　能從能說　人皆所能

以當於心者言　能改能繹　必是為貴

以所得於己者言　不改不繹　吾末如之何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謂弟子各記所聞有詳有略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illegible]此借上句以明下句意[illegible]志氣之帥此[illegible]以為[illegible]

○黃氏曰凡是一婦人也以死自誓其志之不可奪如此況志於仁志於道可得而奪乎○饒氏曰三軍有萬個人[illegible]

夫只是一心若三軍離心則師便被人奪了匹夫之志在我
而已故不可奪此是教人立志汎師曰志公而意私動守得
定故不可奪此是志從引不定為人所奪使非志矣志猶奪
於私意只可言意耳李密云嬰奪乃志非比若其志如共安
可奪
乎

論志帥之異

三軍帥 — 勇在人 — 其帥可奪 — 不過三軍之主

匹夫志 — 志在己 — 其志不可奪 — 此乃一身之主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縕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縕枲想里反著張呂反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通

禮說盱字亦作 枲若出記玉藻 新綿縕今之纊 夾衣有綿往 麻字筋類可置 之次德小荷

著適作為縮以縕表衣之謂○狀氏日縕 公鄭為衲為袍剛云衣有著之稍額今之 又舊絮衲為緼恐若為絮詰綿云袍謂 底道氏日京若則華用京麻以若袍也內今

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潘氏曰与美衣服者並立而此心不動其志足以帥氣而不可奪矣為得不与之然特其立志之初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之豉反

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篇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忮弱者必求語錄李閎祖云忮是疾人之有求是耻己之无恒明得呂氏說好○問強必忮弱必求曰出人見富貴軟不足心乘如數般他使美樂他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扶又反求進於道矣此句与前可以自進於道相照應子路能如此本可進於道奈一誦所引詩而自喜其能則不復求進於道矣夫子所以一揚之一抑之也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是道謂不忮不求之尋何足以臧承何用不臧之語而反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

進之[illegible]終身誦之事

於自足[illegible]

不忮不求

以衣敝[illegible]——不以貧富動心可以進於道[illegible]何用不臧

或終身誦之——自喜其能不復求進於道何足以臧

〇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彫作凋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去聲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illegible]

〇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illegible]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唐太宗[illegible]以有松柏之[illegible]然後能不為歲寒所變以此[illegible]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不為利害事變所移[illegible]

比類十節見節義以利害
言小人識忠臣以事變言

論人物變遷

以物言 —— 歲寒知松柏後彫

以人言 —— 士窮見節義 / 世亂識忠臣 —— 可見不變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語錄自是見得分明故不惑

理足以勝私故不憂

曰公理不能勝私欲則必有憂患若至公無私與天地一

理所當然則公心既克其私欲則大中至正無往而不自得

所以不憂也

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語錄氣是說勇然有是道理

反懼快者不足也

此學之序也此識得明然後以仁為先進於中庸三者以知為先

氣不足也

亦為學者言謂何以勇皆自序在後門人後做工夫不退若論成德

方是勇○自仁智而後有勇然而仁智又少勇不得辨日

又之仁守之有勇方能守得固有勇則能守而有仁

問亦然仁智了仁知不足勇則只半途而廢太仁

知皆屬智屬行屬仁勇是勇於行○須半途而廢以

之外說故論語則以仁為先智者仁之根故論

為智勇則仁智智之為行

之序不惑然後不懼仁智而勇則血氣之為自然

之序不惑然後不懼中庸之序不憂則為自然

為不惑則自然不懼

論三德先後

以所入言

知者不惑
仁者不憂
勇者不懼

此進學之序

以所成言

仁者不憂
知者不惑
勇者不懼

此成德之序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下去聲同錘直追反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此權字之得名以以論理也○黃氏曰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而兩斤鈞皆者於物衡物加於衡之首而權移於衡之尾所以能知其輕重也

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語錄可与共學底未可以與可与適道須然只是須敬可与適道然下○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通曰右兩段是於此章六句○語錄立是見得那正當道理分明了不為事物所遷惑可与立者能置得常事可与權者能要置得變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要事之方有經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至於遭事之變而要以權制權大賢能不失其正可与立未能可与權善言之其難如此○義字包得經字在經自是義立所是義權當守經守經○義當用權則權以濟經是常道是不義已而守經之須是合義○義如湯武伐伊尹放太甲此是權若時用之成也出用○通曰權說于義是事就權上說義朱子語錄則兼分與權之義復損益下以權須井終於巽以行權巽九卦是也諸經只見巽以行權而井以辨義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聲上不仆矣右通一同既是專擇未兩得○永嘉陳氏曰易一說見推者聖人之終事易三陳九卦○陳氏十七節道不辨一說而推方以適之然後見得不可與語也○陳氏曰經有不及處用權之以適之理明義精便差卻用權所有不及推用之所不及与經不相悖宗元刻謂用權以濟經之所不及者不去拆用權不可以為君臣之定位以經綸天下視為行

獨夫此時君臣之義已[illegible]故湯武征伐以通之所以行權男
父殺[illegible]不[illegible]計經也[illegible]溺不[illegible]可以[illegible]故行之大者所以通
升是經也出用權須是高大不可死於建以而常宗大是宗合故以權
經而不當守經而是權位E於國可其繼而人事行權之宗是以
權是當不守經不能守以不用權而未練而以如冥許為合受
於國為之而不肯反又下皆當用於而於是中又亂而者者繼
也張東之等[illegible]中李宗自亂其宗宗[illegible]武一於[illegible]三思不季劉
是於用推中見義不[illegible]詭諸武○[illegible]曰世[illegible]武之[illegible]可卒見義不
與其等者子是此可告道[illegible]遂之被足也可與文自權日
之徒是此推即孔子是而用推有[illegible]不能文與立[illegible]可用
大明非亦文不知孔子所用權者不[illegible]學者之程子曰漢儒以

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

漢以下無人識權字公羊[illegible]祭仲[illegible]以[illegible]公[illegible]一行[illegible]推[illegible]人[illegible]於[illegible]何
而有後善者可以也行○權者[illegible]云經[illegible]以反經合道爲[illegible]公[illegible]於[illegible]然後賢
和之便是何休[illegible]不公[illegible]推○程子曰反經合道爲推合公道者必合[illegible]之[illegible]何休
推便是變詐不知權[illegible]只是經[illegible]不反經合道者合[illegible]用[illegible]之[illegible]說[illegible]然
才合義便[illegible]只是經不反經[illegible]人[illegible]用[illegible]宇之[illegible]
是經也[illegible]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

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

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illegible]一曰推字[illegible]段是[illegible]發明[illegible]○語錄[illegible]

經之說只緣將下文說作一章解故其說相承叟術且看周義中諸說莫不連下文權說氏解氏不如此說程子說定系
之說用況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思之亦通緣權字与經字將說從是權使是變却那箇經雖謂之反經可也然雖是
反那經權不悖於道難與經不同而道一也○都者道之常耑行說之變道則是前体統貫乎經与權○漢儒說權是權
了箇解說此川說權使道權只在經裏面月知同公謀會際与居大宗殺斐此元古其推乃於何氣欲同而所以設之則
只害皆恭与窮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律渠於天下得非公宗兩不得不詳之若太宗分明是爭大下故周公可謂之皆太
宗不可當之構○伊川見使儒詩反經是權恐元總得以皆借權必自便因有此論○仍川將經依而大底物事經說得
推此說本好只是救聖之說可与立未可与權須乃然是兩箇字經自是經權自是權若女伊川說使寶了權字始行權
只是得之變是使是反經今須破得孔子於人使得伊川之說乃道○揚氏曰推者經之所不及益經只是大經大法正
當武循理而已其精依曲新而因未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一機曲於更物論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不○其代曰
常若一定之舉變者斷將之行謂事之常但當守一定之理過事之變則不得不後易以適得之宜此經權不可无辨之
說然也然天下之理權具當然而已當經而經當然也常權而權亦當然也權後異宗經協以具當然則亦只是經此程
子權只是經之說然也有有洪之說則經權之說始明有權子之說則經權之義始止○通曰程子矯誤屬之與而謂權
只是經朱子謂經与權故有辨然程子之說則權變權街之說可行於此矣然然可之說則經權之辨不復則於世矣此

其說不得不[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其
所考證[illegible]其所未盡[illegible]有所於孟子則於此亦云

論進學始終

[illegible] 知所求 [illegible]
[illegible] 知所往 [illegible]
[illegible] 知所守 [illegible]
[illegible] 知所輕重 [illegible]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計反

唐棣郁李也語錄此唐棣自是一般詩与今常棣詩別論語又召南作唐棣爾雅作常棣尤作棠棣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々常棣移則唐棣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偏晉書作翩或問偏之為翩曰非獨晉史為然翩翩偏弓之翩陋有翩翩其反矣之句矣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通与花之搖動也而助語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興去声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先師讀反為翻則遠字亦當叶於圓反○洪氏曰論語後下註云其華反而後合詩云翩其反而擬此讀作字亦可[illegible]与遠叶[illegible]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 易去聲以為易則驕怠 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 以為難則畏阻而不進 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 去聲 深遠

逸詩所謂不思以思其人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此言理之所在思則得之何遠之有不思則不得思則得其遠耳何以為不思之為思其人以至之字如之但不知所謂爾者指何人耳然詩云然則不可知人矣押韻之詩以思其親之詩亦或然也○補氏曰是則之在人以為易知則精深微妙未易可知故以為難則其然之理本自不隱也若言其易則驕人之志而不肯下堅苦之功若言其難則阻人之進而必生畏懼之思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則只是平常說話也若無一毫勉益生意所以極有含蓄意思深遠極有涵蓄若有誠道休之長厳頭逆夢者之工夫皆寓其中意思深長者令人涵泳之意味深長涵泳無窮也非聖人之言詎克爾哉